

Discussion on My Creative Sculpture—*Dao*

Zheng Li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category, development and theme of the history of Xizang's sculptur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the paper,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sculpture culture with aesthetic and human eyes, and reproduce the artistic charm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Xizang's sculpture culture. Xizang's sculpture ar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broad and profound. As early as the Neolithic Age, Tibetan ancestors had been able to make simple, vigorous, vigorous and beautiful pottery, and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beautiful, simple and unique, with thick lines. Stone tools and bone ornaments are polished and refined, with exquisite shapes. These works of art have condensed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he people in Xizang and opened up a precedent for Tibetan art and culture. The colorful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mysterious veil have generated creative thoughts during the creation of my sculpture graduation work *Dao*.

Keywords

Tibetan; sculpture art; emotion; Tibetan culture

浅谈创作随想——《道》

李铮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西藏的雕塑文化历史的起源、品类、发展和题材, 并阐明撰写论文的目的和意义, 用审美和人性的眼光纵观藏族雕塑文化的发展脉络, 再现西藏雕塑文化的艺术魅力与历史地位。西藏的雕塑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时期, 藏族的祖先们就已经能够制作质朴、浑厚、富有力度、造型优美的陶器, 并且纹饰刻画优美、朴素别致、线条粗, 石器和骨头饰品打磨细润、造型精美。这些艺术作品凝聚了西藏人民的审美体现, 开辟出了藏族艺术文化的先河, 藏族的民族与文化的多姿多彩以及神秘的面纱为本人的雕塑毕业作品《道》创作过程中产生了创作随想。

关键词

藏族; 雕塑艺术; 情感; 西藏文化

1 引言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雕塑的四年时间里, 对于雕塑专业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专业素养理论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提高, 在笔者的雕塑学习过程中, 笔者的雕塑创作能力与技法上从一开始的陌生逐渐发展为得心应手, 并且对中西方雕塑史与美术史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并且通过了大量的雕塑专业知识的学习, 也间接明白和懂得了雕塑艺术与雕塑的发展空间与现状。并在雕塑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探索并总结出了最为适合自己的雕塑表现手法, 甚至可以通过雕塑的创作技法上去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2 作品《道》的创作主题选择

在本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作者的创作灵感大多数是源

自西藏的文化背景以及藏民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特有生活及服饰上, 并且在了解了西藏文化背景之后的日常的学习的专业能力以及导师的指导和工作中的积累产生出了情感, 并且笔者认为一瞬间的灵感也更加重要, 在这段时间里, 身为雕塑作品的创作者的我们要在回想和巩固我们的专业能力也要在生活中去寻找属于我们的这份灵感, 因为笔者认为灵感源自生活, 比方说创作是一首乐曲那么灵感就是创作的前奏。所以我们在创作雕塑作品的时候, 把控好造型的同时也要注重作品的情感流露, 解剖成艺术元素与图案符号然后重新组合, 塑造出一个大体的造型, 在塑造出大框架之后开始创作, 最后将心灵情感与作品内容相结合并呈现出来。雕塑作品《道》从藏区文化开始入手, 整体的造型是一位西藏的修行者手持转经轮, 穿过“修行的时空之门”, 修行的老者面朝东方虽身上的衣服已经破败不堪, 但仍然面朝东方面带微笑, 双眼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期待和对信仰的坚持, 手持的转经轮取自藏传佛教, 释迦牟尼佛曾《经论利益具十万功德》中说到: “阿难勿烦恼, 我于未来时, 转作文字形, 而

【作者简介】李铮(2000-), 男, 中国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硕士, 从事雕塑研究。

利益汝等。”也就是说对于修行者而言转经轮的作用是警惕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不要忘记自己修行，不乱打妄想。其实创作者的初心也是想时时刻刻警醒自己勿忘初心，雕塑作品以苦难的修行者为整个作品中的前景并且担任着主体物，在背景的选用上采用了西藏文化中的玛尼石刻进行变形和演变，玛尼石刻在藏族文化中具有除却一切烦恼，断除一切垢染，具足一切功德的作用，藏族的独有文化艺术形式——玛尼石刻，因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备受瞩目。这种始于公元7世纪的艺术形式，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在藏族地区流行起来。玛尼石刻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的信仰与期待，更是他们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1]。

玛尼石刻富含民族文化内涵，其象征意义深远。主要以佛教题材为主的玛尼石刻，描绘了佛祖、菩萨、护法神等，同时也展现了藏族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和图腾。这些石刻作品不仅表达了藏族人民对佛教信仰的虔诚，还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生命、宇宙的敬畏和认知。在藏族文化中，玛尼石刻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艺术形式，具有神秘的护佑力量，能祈求神灵庇佑，消灾解难^[2]。

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玛尼石刻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佛教信仰的重要载体，也是藏族民间艺术的代表。玛尼石刻在藏族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在寺庙、路口、圣地等地点设置玛尼石刻，以祈求神灵庇佑和弘扬佛法。此外，玛尼石刻也是藏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装饰、祈福、祭祀等场合的艺术品。

玛尼石刻的艺术风格独特，简约、古朴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展现了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玛尼石刻的创作手法多样，包括浮雕、圆雕、线刻等，形式各异。其图案内容丰富，如佛教故事、神话传说、动物、花草等，富有象征意义。

在藏族宗教信仰中，玛尼石刻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被视为一种神秘的能量载体，可以祈求神灵庇佑，消除障碍。藏族民众坚信，玛尼石刻所蕴含的神秘力量能帮助他们度过一生的艰辛和困境，走向幸福和美好。因此，玛尼石刻在藏族宗教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玛尼石刻的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导致玛尼石刻遭受严重损坏；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使年轻一代对玛尼石刻的了解和热爱程度有所减弱，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为了保护 and 传承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我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石刻保护、培养年轻传承人等。

总之，玛尼石刻是藏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见证了藏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承载着藏族人民的信仰与希望。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好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让玛尼石刻的光芒继续照耀在藏族文化的道路上。所以在整体观测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雕塑作

品中的老者穿过修行的时空之门也代表着时间之漫长可能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也就是说修行的路途虽很艰难也很漫长，但那又何妨。在作品的命题上为何叫作《道》呢？道顾名思义，代表着我们生活当中的道路，但我是想通过生活当中的常见的道路引出人生的道路，在生命的长河中有着很多条“路”，比如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工作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都是所谓不同的路，当然也有着正确的“道”和错误的“道”。临近毕业，面对未来我有着很强的期待也有着些许的不安，藏区的文化使我着迷，所以通过作者的喜好与题材结合，运用雕塑的方式和写实的表现手法将作品完美地展现出来，希望这个雕塑作品成为我生命中最为美好的回忆，它代表了对未来的期盼以及要对梦想坚持，每个人都是在时光中的修行者，当然此作品的创作时间也是我最为青春的一个阶段，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通过这四年来大学所学习的专业技法，全力以赴，为我的大学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3]。

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了用油性雕塑泥进行创作，最主要的原因是油性雕塑泥使笔者产生强烈的兴趣，并对油性雕塑泥有着充分的了解。并且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之中，这一表达手法要求创作者首先要在纸上画出草稿并且在画面中要体现自身的思想情感与观念意识，然后将草稿运用到雕塑创作中，根据人物的比例大小确定好每块木方的位置，用手锯将长条木条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方，然后按照人体的比例将绑线和木方固定在该有的地方，整个过程人体比例、表现技法、印于一体。这就要求创作者要对人体的比例和肌肉结构有着极强的把控能力，还要有极强的逻辑思维与预见性，反复研究在创作之初就应去做，大胆革新。不停尝试探索的过程就是艺术本身，雕塑人体也不例外。要将画面效果产生独特性就应该用不同的雕塑创作技巧与雕塑技法操作，就像在雕塑人体的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人体比例与肌肉结构的问题，所以从绑线与木方开始，就要注意绑线的粗细，和木方的大小控制。正常来说，绑线绑在木方上一定要注意是否牢固，常用的一般为10号线的铁质线作为木方固定在雕塑台上的底，然后绑线的数量一定要富足，这就是俗称搭架子，在着手泥前，一定要确保绑线足够牢固，要不然可能会导致油泥产生塌陷。如果不巧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用绑线将泥卸下后，再用10号铁丝在原有的架子上再次做固定，最后再次上泥，每做完一阶段后，要对油泥进行细致的保存，目的一是防止突然因素导致作品变形，二是放在阴凉地方防止油泥经过太阳光暴晒后产生黄色影响泥稿的视觉效果。所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预判下一个环节，将余地留好，使得容错率提高，这样作品最后才会产生自我预期的画面效果，下面我会从构图、材料、创作过程以及最后的雕塑翻制等方面详细叙述我的创作感悟和创作过程。

3 雕塑作品《道》的构图

由于雕塑这个艺术种类的独特性，整体造型的比例把控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而构图位置和整体的上泥过程更是要环环相扣，因此在进行雕塑《道》创作之前，笔者就在脑中先对整体的造型有了一个具体的映射，并且对于材料的选择、架子上每个木方的大小、用泥量、上泥，最后翻制的整个过程进行提前的思考与设计。综上所述的所有环节都十分重要，因为每一个操作的步骤和过程都与下一步环环相扣，从而影响雕塑作品的最终效果，在油泥雕塑作品《道》的画面布局方面，本人最后采用了立式构图方案。以西藏文化的苦行僧作为整个雕塑创作的主体物，面部表情中透露出对信仰的坚持，整个人物的造型编瘦，以用来映射苦行僧的“苦”和对于修行道路上不畏艰辛的精神。僧人背后的玛尼石刻源自藏族特有的民族文化遗产，目前是西藏的人文景观，在以往的藏族文明历史中，它是一种祭祀的圣物，石刻整体的造型并不是人为打造，而是在伴随着原有的岩石造型上去雕刻的，这种石刻将宗教与艺术和民间艺术进行了融合，是对大自然崇拜的延伸，前面的修行者的下半身与后面的玛尼石刻用泥将他们进行了融合，给人带来一种浑然一体的视觉享受。也代表着修行者即便能够超脱自然但也未停下修行的脚步，映射出了学海无涯的道理，最后能够形成最佳的效果，我曾从多个角度反复揣摩与观察西藏文化和特有的民族服饰和藏民独有的特征，就是为了要找寻最合适的切入点，这样才能将作品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笔者收集了很多西藏文化的素材，不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疫情的影响使得本人没有去过藏族去感受亲身经历的西藏文化，所以在表达民族特点的时候略显不足，于是笔者又再次查阅了很多藏族文化的资料和观看了大量的影视资料来丰富自身的知识含量，用来对抗疫情的影响，所以经过了大量的知识面的补充，也能够达到更深的了解了，所以能够表达出充满活力的雕塑作品。

4 雕塑作品《道》色彩与表现

雕塑作为当今造型艺术十分重要的种类之一，在翻制

完成后，用色彩来表达情感笔者认为也是一个较为不错的方法，但色彩的选择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着整个作品的情感表达。不相同的颜色涂在作品的表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所以在雕塑翻制完成后，首先对色彩先进行大体的构思。根据雕塑作品的题材和人物的造型等等因素，笔者首先决定整体采用偏暗一点的颜色，因为色彩也可以辅助着原有雕塑作品进行更好的情感抒发，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主观的意愿和个人的情感表达层面上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很多雕塑的创作者虽然对于造型艺术有着一定的了解，并且稍有意识地运用颜色来做情感的抒发，但是对于整体画面的展示稍有不足，于是就会影响原有的造型表现。我在创作《道》时，采用的是偏暖的色调和色彩用来表现人物主要色调、主题人物的颜色选用的颜色稍稍偏浅色，然后次要物体，如背景的玛尼石刻采用较深的辅助颜色，也便于在原有的空间上的前后关系上的对比更加的提高，在人物的下半身与岩石的颜色采用深浅融合方式，整体的雕塑以造型作为基础并且通过色彩来将自我情感稍作抒发，这样将会赋予整体作品的独一无二的意义与效果。

5 结语

综合笔者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对雕塑的学习与研究，然后利用积累的大量的理论知识，最后确定作品《道》的主题与表现手法，在雕塑创作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雕塑专业技巧，并在整体的布局与颜色的表现上具有自身所表达的独特想法，从简单到复杂的创作过程中，循序渐进地通过实践去论述自身对油泥雕塑表现方式的随想。

参考文献

- [1] 尚荣.江苏古代雕塑遗存艺术特征探微[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2):45-50.
- [2] 李喆.3D打印用光敏树脂研究进展及其在装饰性雕塑中的应用[J].合成树脂及塑料,2023,40(1):83-86.
- [3] 李传鹏.“基于物理成形”当代陶瓷雕塑造型语言研究[J].陶瓷,2023(3):53-56.